

90°季

叠年

阳光已至◎著

THE LOVE AND MEMORY HAD GONE



叠年

阳光已至◎著

THE LOVE AND MEMORY HAD GONE

作者：阳光已至
译者：林晓霞
书名：叠年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ISBN：7-80244-282-8
定价：25.00元
开本：32开
字数：150千字
出版时间：2008年1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叠年/阳光已至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 - 7 - 80244 - 562 - 8

I. 叠… II. 阳…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7182 号

作 者: 阳光已至

责任编辑: 张 晶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 - 64267325 010 - 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xiandaibook.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710 × 930mm 1/16

印 张: 12.5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44 - 562 - 8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面对“90后”

李敬泽



我极力回想1990年发生了什么——那年年底，我调换了工作，那时三环似乎还没有开通，我骑着自行车每天从安贞桥到团结湖上班，路两边是高大的树，稀稀落落地分布着燕莎、亮马河大厦、昆仑饭店，现在的中旅大厦还烂着尾。那时这个城市清简安稳，似乎就这样了，似乎萧条也是好的，无欲无梦也是好的。

还能想起什么呢？想不起来了。

当然，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比如很多人在那一年出生。这是大事吗？对那些孩子和父母来说当然是大事，但终究这也是岁岁年年家常事，历史学家不会留意。然而，纯粹因为一个数字问题，在那一年出生似乎又有点不同寻常，1990年是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年，在那一年的一月一日零时以后出生的孩子因此在十几年后将被称为“90后”。

“90后”又如何呢？

我知道，我应该在这里大谈“90后”的特殊意义，这对我毫无困难，这种意义的配制方法是：先对90年代以至新世纪作出一套总体的概括和论述，无尽时间被切出来的这十九年在这套论述中将与过去判然不同，具有全新的历史文化意义；然后，当然，在这十九年中出生和成长的人们从历史和文化中获取了全新的特性，与“80后”不同，与“70后”不同，更与“60后”不同，我们宣布：新人类、新新人类出现了！

——这件事，我们在90年代以来已经反复做过，以至于我实在不好意思再来一遍，这等于是对自己的滑稽模仿。

所以，如果我们实在忍不住要把一个人群仅仅凭着他们都出生在那十年而命名为“90后”的话，那么，我拒绝演绎而期待归纳，我要看看一个个的人——他在做什么，他怎样自我表述和自我想象，他究竟认为自己和他人有何不同，而这种不同如何构成意义。

对此，坦率地说，我所知甚少，我甚至都不认识几个“90后”。当然正因为所知甚少，我对这套“90后”书系有特殊的兴趣。

面对“90后”，我能提供的或许只是我作为“60后”的一点经验。

经验一是：几零后这件事与我无关。我从来没想过我是个“60后”，后来人家告诉我我属于一个名叫“60后”的群体时我还以为那是个什么帮会；我看着我那些“60后”兄弟姐妹们，我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我和他们有什么相似之处以及我们为什么仅仅因为生于1964年或1968年就一定得被算成一伙；再后来，我被人家教育得有点儿相信我们的确有点儿相似，但这并没有使我欢欣鼓舞，反而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因此变得有点儿无趣——想想吧，你的周围都是注定和你相似的人，或者也不管你乐意不乐意你注定要和别人相似；而且我也看不出来这种相似对我有什么意义：我还是得独自面对我自己的生活和问题。

现在我已经45岁，偶尔也开始想想人生的终极意义什么的。当然，我知道，没有目的，重要的是我们曾经活着、现在活着，而且不是被装进一个上帝的档案袋里，袋子上只写了一个“60后”或其他什么庞大名目，我希望我以自己的名字活着，我猜测这就是终极意义，虽然能否达到我也非常怀疑。

此外，还有经验二：具体到写作这件事，几零后据说是有效的，大概从“70后”开始，它就特别有效，几乎是芝麻开门的咒语。

但还有经验三：芝麻开门后，里边的宝贝不是无穷无尽的，很快会被人抢空的。

说了扫兴的话，再说喜兴的话，那就是经验四：青春具有无可争议的意义和价值，无论是对于正当青春的个人还是对于一种文化和文学。因此，青春应该尽情绽放。

这当然是尽人皆知的事，本来不用我当经验说。那么，下一条就未必尽人皆知了：所有人——已逝的人、活着的人和将来的人都曾有、正有和将有青春，对于一个人来说，青春不可复制，对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来说，青春可不是什么稀罕事。

——这似乎又是扫兴，但是记住这一点或许最终有助于我们判断这部“90后”书系：这里是否包含着某种真正的新的探索？在青春激情涌动中，他们能否提出对世界、对自我的新的看法、新的想象和作出新的表达？

叠年 > > > > 目 录

Chapter.1	旧城	001
Chapter.2	尘封	013
Chapter.3	云烟	027
Chapter.4	暗日	041
Chapter.5	随波	053
Chapter.6	风暴	065
Chapter.7	雷雨	079
Chapter.8	寂寥	095
Chapter.9	逆转	107
Chapter.10	寒汐	119
Chapter.11	残破	133
Chapter.12	海啸	147
Chapter.13	殒灭	161
Chapter.14	胡不归	175
Last words	朱雀不言白虎	187

叠年>>>>Chapter.1 旧城

我记得那天的暮色特别美丽，和精致的水墨画一样，渐渐淡去的夕阳如同一只鹅蛋黄，瞬间被天际的云吞没了。那个时候，莫悦欣像是对着我笑了，又好像没有，她微微侧着脸，看着稍纵即逝的黄昏，她说：“杜延，小镇的夕阳总是最美的。”可是当时的我并不觉得，我和莫悦欣坐在高高的围墙上，那是我最后一次和她看小镇的夕阳，因为第二天她就要离开了。那是2005年的夏末，莫悦欣穿着淡粉色的连衣裙，裙下的小脚摆动着。她说：“杜延，明天我就要走了，去北京。”她把录取通知书给我看。其实我早就知道，学校放榜的那天我就在人群之中，我看见了她的名字，当时我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应该伤心。围墙上，还是有很多蚊子，我感觉脖子痒得有些难受，就跳下地去。我说：“莫悦欣，我们回去吧。”她似乎没有听见我说话，还是凝视着逐渐消逝的夕阳，“再等会儿，就一会儿。”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知道她还是听见了的，我点点头，然后想点支烟。可是她突然说：“杜延，不抽可以吗？”我收回了烟，靠在墙上。她的那“一会儿”很长，长到后来天都黑了，夜幕完全降了下来，零零点点的星辰像是趴在黑布上的蚂蚁。莫悦欣跳下来，接着拍拍裤子，掸掉上面的灰。那时候是黑了，本来是看不清她的脸了，可是我想我还是看清了，因为她的泪光照亮了她的脸。她问了前几天问我的问题，“为什么你还是要去长沙？”我摇摇头，一如当初那样回答，“我不如你，考不了那么好的学校。”莫悦欣像个任性的孩子，“你撒谎。”我没有理她，准备往回走，她突然拉住我的手，“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好好的。”

不知道是不是秋天快要到了，一到晚上，我就觉得周围变得有些凉。莫悦欣跟在我

的身后，微微缩了身子，她应该是冷了，我脱下外套披在她身上。总的来说，莫悦欣不是那种娇滴滴的女生，于是末了，她也没有问我明天要不要去送她，她只是死死地拉着我的手，她以为就可以拉住整个世界。

我想我应该从头讲起。我叫杜延，18岁之前一直生活在一个小镇上，其实从我出生开始，我就不知道这个地方到底叫什么，问及父母，他们也只是说祖上的人都不清楚，因为莫名，所以给小镇留了个“莫名镇”的名号，后来约定俗成，就应了这个名字。小镇的南部临江，是长江的支流，中部有个厂区，我爸妈都是厂里的工人。在镇上，很多人都知道杜家，源于我爷爷，据说早些年，他是厂里的干部，帮了很多人的忙，还出过国，只是我奶奶去得早，爷爷退休后就一个人住在镇中心。不过，我9岁那年才知道，原来镇上的人知道杜家不全是因为爷爷，还因为我大伯。

我的大伯是杜家的长子，听我爸爸说，大伯高中时候就退了学参加了工作，当时爷爷在厂里比较有地位，给大伯安排了一个很不错的岗位，不过大伯那会儿年轻，想着玩，不想工作，常常早退，领导碍于爷爷的面子只是给了警告，但是他从来不听。后来工作没了，爷爷气得差点儿脑溢血。大伯一直都是个玩世不恭的人，说话也是口无遮拦，当时在镇上得罪了很多人的。但这都是听爸爸说的，当我问起杜家为什么因为大伯而出名的时候，爸爸喝了一口白酒，深深地叹了口气，“你大伯玩疯了，工作没了就去偷东西，那些年，偷电线可是大罪，一偷，就进去了……”对于9岁的我来说，“进去了”是什么意思，我不甚了解，不过我当时已经知道偷东西不是什么好事情，而杜家的“出名”在一定程度上是“臭名”。我懂事之后没有见过大伯，只知道他在县城的大牢里，当时奶奶还没去世，每半年都会带着东西去看望他，可每次叫上我的时候，我都没有去。我很怕，记忆中的大伯影像已经非常模糊了，有一段时间我梦见过一个陌生男人，我想那是我对大伯印象的残存。他像一匹狼，黑得深邃的眼睛让我恐惧，他咧着嘴笑，笑得很奸诈，不过和爸爸比起来，他要年轻很多，就像是爸爸描述中的那个叛逆少年。爷爷常常

摸着头对着我说：“等你大伯出来了，咱们一家就团聚了。”这句话说了很多年，说到奶奶都去世了，大伯还没有出狱。可是爷爷还是会对我说：“等你大伯出来，就好了。”爷爷已经省去了“团聚”，只是说“就好了”，因为奶奶不在了。我看见爷爷眼角松弛的皱纹，以及深陷进去的双眼，那种带着一丝绝望的光，一眨眼，又像是带着希望。

12 岁的那年，我和爸妈住在爸爸厂里分配的青砖房子里，距离镇中心很远，但是镇上只有一所初中，就在镇中心，我每天都要走很长的路，差不多要用去半小时。我记得所有的故事都是从那一年开始的，因为在我 12 岁生日的第二天，大伯回来了。

那是我出生后的第十二个冬季，莫名镇的冬天从来没有雪，只有连绵不断的雨。我记得那天中午妈妈打着伞回家准备给我做午饭，刚刚洗完锅的时候，爸爸也回来了，爷爷就是那个时候打电话过来的。

爸爸脱了鞋就接了电话，“喂……”好像听到那头爷爷的声音，“哦，爸爸啊，什么事？”不知道爷爷说了什么，爸爸突然换了脸色，“哥回来了？”这句话的音调突然很高，我听见厨房里水龙头的流水声随之变小，妈妈似乎停下了手里的活，仔细听着爸爸的话。“哦，我知道了，好吧。”爸爸对我使了个眼神，然后走进厨房，“哥今天回来，爸叫我们过去吃饭。”妈妈没说话，继续淘米。爸爸扯着脸笑笑，“走吧，一起过去。”妈妈撇过脸，“不可能。”我被妈妈的态度吓到了，妈妈用力抓着水中的米粒，我甚至可以听见里面摩擦的声音。爸爸走过去扶着妈妈的肩，“去吧，你说你这人，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你干吗还记那么清楚呢？”妈妈一下将淘米盆扔到水池里，“杜前川！我跟你说，你今天别逼我，有那个人在的地方我绝对不去！”妈妈注意到我还站在一旁，我是真的被吓到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妈妈这么凶过。妈妈拂了拂额头的刘海，调整了下情绪。“孩子还在这里，我不想多说，你自己也明白。”爸爸无奈地摇摇头，然后转身牵我的手，“走吧，我们去爷爷家。”妈妈突然叫嚣起来，“你可以去，延延不能去！”我这次是真的感觉到莫名其妙了，妈妈冲过来抢过我的手，她手上沾染的米粒让我觉得难受，“你大伯是个坏人，永远不要理他！”爸爸看了一眼妈妈，“我哥不也是延延的大伯吗？”妈妈算是和爸

爸横上了，“大什么伯？那样的人有什么资格，坑蒙拐骗都做尽了的人，跟畜生有什么分别！”

我原本以为爸爸会说什么，但是爸爸什么也没说，其实这倒在意料之中，这已不是第一次，爸爸几乎不敢和妈妈唱对台戏，至少在我的印象中从来没有过，所以我一直觉得妈妈是个厉害的女人，她说一，爸爸是绝对不敢说二的，有时候我也不明白爸爸为什么那么迁就她，爸爸说我不懂，或许长大一点就明白了。我看着爸爸灰着头关了门出去，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心凉。妈妈走过来抱抱我，“乖，去做功课，饭很快就好了。”我点点头，然后走进了书房。妈妈或许是为了让我宽心，说：“大人的事儿，小孩子就不要想太多了。”若是她不说还好，就因为这一说，我突然有些讨厌她。但是很快，那种讨厌感就消失了。

她还是我妈，要说妈和爸之间闹矛盾，我还是比较偏向妈妈，何况现在妈口中说的是一个我根本就没有感情的大伯。

谁都没有想到，因为那天我和妈妈的缺席惹得爷爷很不开心。那天晚上，爷爷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不去，妈妈向我使了个眼神，我说：“妈妈饭都弄好了啊。”爷爷顿了顿，好像找不到什么理由反驳，“那好吧，你大伯现在回来了，有时间你还是来看看他吧，这么多年没见了。”我敷衍般地“呃”了一声，然后爷爷笑了笑，“大伯回来了，就好了。”唯独这一次，我听见的语气是真正地充满希望的。

挂了电话，准备回房间，门外响起了钥匙声，我知道爸爸回来了。此刻妈妈正在沙发上织毛衣，没有正眼看爸爸，其实她不看也知道是谁回来了。爸爸进门倒了杯水，准备灌下口的时候妈妈说：“他回来住哪里啊？”爸爸意识到妈妈口中的“他”是谁，然后还是先咽下了水，才说：“他才出来，没地方住，应该住爸爸家吧。”妈妈用力将毛线针插进毛衣里去，停了下来，“住你爸家？呵，那还不错啊，出来就找到地方安顿了，倒是我们家可怜哦，只能在这个破地方蹲着。”爸爸依旧沉默。

我走进了房间，将自己关起来，我早预料到接下来会是怎么样一场战争，甚至可以想象出妈妈的语气和姿势。我不忍心听，于是我将自己锁在里面。

“这个地方，也没什么不好嘛，住了6年了。”爸爸应该是勉强着微笑说的。

“好好好，我嫁到你们杜家就是享这个福的。杜前川，我算是琢磨透了，你爸心里压根就没你，只有那个劳改犯！”动不动就大动肝火是妈妈的特色。

“你也不要说那么难听。”

“你说说，6年了，当初你分到这个房子的时候就应该想到延延，如果说苦了我们大人也算了，但是不能苦了孩子啊。当初说如果我们拿3万出来，和你爸换了房子，延延念书还用那么辛苦走那么多路吗？你说说，他那么大岁数了，也是一个人住，住哪里不是一样？非要占着那个房子，他心里早就打好算盘把房子留给你那个不争气的大哥，我不是不知道，你也是他儿子，他用得着这么偏心吗？”

“阿莉，有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是我想的那样是哪样啊？你倒是说给我听听。”妈妈应该是说累了，坐回沙发里。

后来这场战争是怎么结束的，我已经忘记了，我隐约记得爸爸说：“快10点了，该叫延延睡觉了。”然后妈妈再不作声。爸爸敲了敲我的门，声音很柔和，完全不像心里憋了什么闷气，“延延，该睡觉了。”

没错，12岁那年我依旧很不争气地躲着哭，我不敢开门，每次听见他们吵架我总是不知道如何是好，我抹干眼泪尽量让爸爸看不出来我哭过。

妈妈和爸爸的战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很多时候都是妈妈故意挑起的，明明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她也可以大做文章，这是我一直很佩服她的地方。这个叫作向莉的女人，她就是我的母亲。

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向莉，也就是我的妈妈。请原谅我直呼她的名字，并不是不尊重她，而是我太崇拜她了，就像当下那些歌迷的小粉丝站在台下对着台上吼“周杰伦，

我爱你”一样。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她很漂亮，我看过她年轻时候的照片，和赵雅芝差不了多少，但是正因为她的美貌，让我有些困惑，因为我的爸爸长相很平凡，而且没有什么钱，只是厂里的一个小工人。我爸爸高考落榜了，那年爷爷决定拿钱让他复读，可是当时爷爷正犯心脏病，爸爸为了给家里省钱，放弃了复读，进了技校，后来就跟着进厂了。那时候爷爷已经退休了，厂里的领导换了一批又一批，爸爸分配的岗位并不好，工资不高，准确说来，爸爸的工资还不如妈妈。爸爸和妈妈恋爱的那些年，爷爷托关系将妈妈从一家棉纺的小工厂调到了总厂，后来爸爸的岗位没落了，而妈妈的岗位却越来越好，我想这也是爷爷没有想到的。因为种种原因，我能够感受到妈妈多年来的委屈，我问过妈妈为什么那时候嫁给了爸爸，而不是等着嫁一个豪门贵族，妈妈只是摇头。

那年谁不知道杜家老爷子的地位，妈妈那时候也是图着这个，相亲之后，恋爱一年就匆匆结了婚。

妈妈心里一直觉得这是她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可是，我看得出，爸爸是真的爱她，不管妈妈说什么，爸爸都愿意做。有时候，我觉得爸爸不像是爸爸，更像是我们家的一个下人。可是爸爸总是笑着，他觉得没什么，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

有些时候，我总觉得妈妈会突然消失，再也找不到。我小时候就常常去打开衣柜，确认妈妈的衣服还在才会去上学。那是我10岁之前的一种习惯。

莫名镇像是尘封很多年的旧城，总是蒙上厚厚的一层灰。莫名镇说大也不大，每家的家里短都会很快在小镇上传个遍，大伯出狱的事情3天之内便传遍了大街小巷。一个星期后，我上课的时候，一个女同学突然问起我：“你家大伯是不是坐过牢啊？”我看见她略带疑惑和鄙夷的眼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想就此保持沉默，当做什么都没听到。放学的时候，几个男生拦住了我，“嘿，杜延，你家大伯是不是个劳改犯啊？”我看着他们龇牙咧嘴的神色，好想反驳一句：“操，你们有他妈的毛病啊。又不是我爸，只是我大伯而已。”但是我还是说不出口，对于12岁的我，这样的脏话我觉得是恶心的。我之所

以崇拜我妈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永远学不到她的半分，我继承了我爸的忍耐和软弱，我挎着书包飞奔过马路，我此刻多么恨大伯，在他没有回来的这些年，人们或许早就忘记了他这个人，而他的回归，带给我们的无疑是一场灾难。

可是，人间的灾难是我们无法避免的。我们随时可能和灾难碰头，就像是一种宿命。

冬天快要进入尾期的时候，爷爷打了电话来，叫我过去吃个饭。那天爸爸和妈妈都加班，我找不到任何推脱的理由，挂了电话便出了门。那天我走得很慢很慢，我以为自己可以延缓到达的时间，现在回头想，那时候的我真是孩子，其实晚不晚到都是一样的结果，我始终要与那个男人碰面。我又想起我的梦，那双眼眸像狼一样深邃，让我不寒而栗。

当我敲开那扇门的时候，我看见了他。他正跷着二郎腿和爷爷对饮。虽然爷爷还没说，但我有一种直觉，那就是大伯。和我想象中的有些不一样，他并没有那么年轻，笑起来额头上有皱纹，鬓发有些许的白，面相也不是那么让人讨厌。他是注意到我了，爷爷看见我赶紧下了座把我拉过去，“延延，这是你大伯。”那个男人伸手来摸我的头，我却突然避开了，气氛变得有些尴尬。他笑了，“这几年不见，延延都长这么高了，长得像你爸爸。”这一点没错，我想我确实像爸爸，不单单是长相，包括脾气。爷爷抿了一口酒，“如果小斌还在，应该也差不多高了吧。”大伯的笑容微微收敛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见这个名字，小斌是谁？可是爷爷又收回了话题，不说了。桌上摆放了很多菜，大伯却什么也没吃，只是喝酒。爷爷看了看我，然后又看了看大伯，“真好，要是延延你爸妈也来，那就好了。”这句话仿佛成了爷爷的口头禅，我有些怀疑他是不是和祥林嫂一样，对一些东西太过执拗了。爷爷说：“前易，下个月张师傅那边的车位空出来了，我也帮你联系好了，你就在镇上开车吧，还拿得到点钱。”大伯好像没听见，没有应，只是喝酒。爷爷接着说：“你出来了，就好好做事儿，重新开始……”还没说完，大伯就将酒杯重放在桌上，一声钝响。“爸，我知道好好做事儿了，你可以不用每天都说吗？”爷爷皱了皱眉头，“我只是说给你听，你急什么！觉得有用就收着，没用就当我说好了！”大伯起身，

“我吃饱了，想出去走走。”爷爷指着大伯的背影，“你这脾气，早晚还得出事！”

那天的饭吃得很不开心，满满一桌子菜像是爷爷精心准备的，可是最后只剩下我们爷孙俩，有点悲凉的感觉。爷爷摸摸我的头，“孙儿啊，你大伯就是这脾气。你慢慢吃啊，下次想吃什么给爷爷说，爷爷给你做。”

爷爷对我总是笑的，不会对我吼，只是很多时候有些啰嗦，一句话喜欢反复在我耳边说，每次说的时候爷爷好像都很开心，好像头一次告诉我一样。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家里，除了我，可能没人愿意听他的啰嗦了。爷爷说：“延延，你是爷爷唯一的孙子，从头到尾都是。”

那个“唯一”很明确，可是我不懂，大人们的话总是话中有话。我和爸妈说起的时候，妈妈还是冷冷地说：“你爷爷就是个骗子，说你是他的孙子，什么时候对你好过？真对你好，早把房子给我们了。”爸爸没有接妈妈的话，他知道一说到房子，妈妈又可以滔滔不绝地大发演说，他想了想说：“可能是因为小斌不在了吧。”

第二次听见“小斌”，是从爸爸口里。我很好奇，那个人到底是谁。“爸，小斌是谁啊？”

妈妈看了爸爸一眼，然后停下手里的毛线活儿，“小斌是你堂弟，你大伯的儿子，早些年跟他妈走了。”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我还有个堂弟。妈妈接着说：“要是我是陈雪，我也会走，自己的老公是个劳改犯，谁能接受啊，不被唾沫星子淹死才怪。”最后这句话是对着爸爸说的，“每次说起他，我都觉得恶心。”

妈妈讨厌大伯，我变得有些理解了。

那一夜，我辗转难眠，我开始幻想杜斌的样子。每次看见电视里那些孩子家里都是哥哥弟弟的，我总是很羡慕。因为计划生育，我们这代人几乎都是独生子女，越发地我想有个弟弟。所以这个消息对于我来说无疑是兴奋的。我想象中的杜斌是个小小的孩子，嘴里塞着棒棒糖，会叫我“哥哥”，会伸出手来让我牵。我们可以一起看书，一起玩。在

学校里，他还可以来找我，然后我说那是我弟。可是我忘记问爸爸杜斌几岁了，也忘记问爸爸杜斌现在在哪里，我只是无边无际地幻想着。我像是一个懂得画画的画家，在头脑里把每个画面都画下来，不过它们仅仅存在我的记忆里，别人不会看到。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我就初三了。我记得那一年我变得很忙，爸妈变得很紧张。每天晚上作业都堆积如山，爸妈都会守着我把作业做完才睡。那一年我的视力变得很差，我经常觉得做着作业看着上面的字符都变得跟蚂蚁一样在白纸上乱爬，但是我不敢告诉妈妈我近视了，我怕她骂我，因为爸爸戴眼镜，而妈妈不喜欢戴眼镜的人。我藏着这个秘密，我想眯着眼睛，还可以勉强看清黑板，可是越是这样，我越是看不清了。一次期中考试，我的成绩大大下滑，爸妈着实被我吓到了，那个时候很多孩子都早恋了，妈妈以为我也是，专门花时间和我交流，末尾我才胆怯地对她说，我近视了。

或许是我多虑了，妈妈并没有骂我，而是微微叹了口气，因为对她来说，这应该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但是她还是有些不开心，因为戴上眼镜之后，我和爸爸更像了。

她带着我去了县城里，因为县城里有家千叶眼镜行，她说，你眼睛坏了，眼镜可不能配坏的。于是带我去了最好的店，那天一次就花去了400块，我隐隐有些心痛，因为我家并不富裕。妈妈深深吸了口气，然后说：“你只要好好给我中考就可以了，其他事情，你都不用担心。”

妈妈永远可以处理好一切事情，就像一个超人。如果她脾气再好一点，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完美的女人。

可是，就在我快要中考的时候，我妈病倒了。那天她重重地倒在了地上，捂着胸口，爸爸马上从客厅跑进了厨房，抱起妈妈准备向外走。

“延延，你在家等着。”爸爸说话第一次那么坚决。我看着他急冲冲地抱着妈妈往楼下跑。

医生说，妈妈心脏不好，还好不是严重的心脏病。但是需要长期疗养，不能太过操

劳。我很担心，那么强大的妈妈还是病倒了。14岁的时候，我已经不是那么容易哭了，我只是很难过，守在妈妈面前。妈妈的脸变得很苍白，嘴唇失去了血色，她看起来极度虚弱。妈妈伸手摸我的脸，“延延，你别管妈妈，你中考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事情很快就会过去。”

中考很快就结束了，我很沉着地参加了考试，那天的题目我做得很顺，出考场的时候，爸爸来学校接我，他说，妈妈出院了。

可是你知道吗？那一天，妈妈像疯了一样在房间里摔东西，她窝在床上，歇斯底里地吼着：“杜前川，你怎么那么自私，我这样的身体你还要我去上班！”

爸爸说：“阿莉，你也上不了几年就退休了，你想想。”

“我不行，我每天要去上班，回家又要给你们父子做饭，这样的生活我真的受够了！你为什么还要折磨我！”

“但是你现在失去这份工作，很可惜啊。”

“杜前川，在你心中，到底是钱重要还是我重要？”

“你！”爸爸想也没有想就说出了口。

“那就让我好好休息，我是真的不想上班了，每天对着那些冰冷的金属器械，和巨大无比的噪音，我快要崩溃了，我还能活几年？我还能活几年啊！”

爸爸低下头，沉思了片刻，“好吧，明天，我就去厂里帮你办手续。”

爸爸永远只有退让，他不能失去妈妈，甚至不想和她争吵。

“你躺躺吧，我帮你煮点稀饭，晚上你也没吃多少。”

就这样，妈妈成了待业人士。或许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可以自己安排时间，自己好好休息，不用那么操劳。但是也因为妈妈失去工作，我们家的钱越加的少了。爸爸的工资收入成了我们家唯一的经济来源。妈妈每天还是会会在家里做饭，空闲的时候在楼下搭桌子打麻将。